

他按平了信紙，右上角寫著「兒子」二字。

這是父親的字。從小見過無數次了，初識字時便是從父親的手稿上，一格一格被教導。父親一樣熱愛交朋友，在學校教書，他上課回來，家裡熱熱鬧鬧，那段時間，他們家還有餘裕，他在意的玩具，父親在意的煙斗，母親還是原來的母親時，她在意的收音機。只不過是去年的事，每個人都在他們應該身處的位置上，和新買的電視機一樣，他們家總算趕上了附近鄰居的腳步，也有了一台，就端正地放在房東附租於客廳的櫃子上，壓過了原本空蕩蕩的一層灰塵。

信紙共有三十頁。他還沒決定該不該繼續看下去。他只在開頭第一頁就幾乎要吐了出來。那不可能是父親寫的，但偏偏是父親的字。死人怎麼還有辦法寫信回來？

雨還在下，他在玄關往鐵窗外望，已經隔了十幾分鐘，屋外一片漆黑，彷彿整座城市除了樓下的一盞昏黃的路燈，都沒有燈火。大雨在只在路燈的光線所及之處，刻下了細密的雨線。而他所在的玄關與樓下的路燈，簡直像座孤島，漂浮在名為夜暗的海洋中。

夜黑得超出他認知的日常雨夜。他不禁毛骨悚然。信紙仍孤零零地躺在桌上。如果是父親過去的手稿，這種不協調的感覺或許就會消失。但信的起點，卻是寫給三十七歲的他。

他現在也才將近十九歲，正等著將近的兵單。

也許是父親早就寫好了這些日期的信，只是轉託了某位信守承諾的友人，等到時間到了再轉交給他？他的這個想法，在終於冷靜下來讀了第一頁以後，便被否定了。

「感謝你替我這般糟糕的父親，負起了責任，還清了債務，又好好地照顧了你的母親。」信的一段寫著：「然而，你的手段仍須斟酌。加入黑社會固然能夠賺錢，但牽扯進的江湖恩怨，不是你這般年紀可以理解，乃至於承擔的危險……」

父親怎麼能預料到自己加入黑社會的事情？他快速地翻閱信紙，紙張啪喇的聲響蓋過了外頭的大雨。每一個字都是他熟悉的筆畫與重量，但他無法理解。早已過世的父親，突然像個幽靈一樣闖入了自己的生活，而且還完完整整地，知道他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和決定。就像是隨時都站在他的身邊，把他每一個時間點的選擇、想法，和親眼所見的事物都看在眼裡。

他驚悚地轉過身，背後只有一道蒼白的牆。牆上只有油漆刷毛刷過的痕跡，除此以外，別無他物。正前方，電視櫃的上頭，掛著一只時鐘，時鐘指在凌晨兩點四十四分的位置。

指針的聲音也變得巨大。

父親有他的祖父那輩的教養，衣著必須整潔。即使生活已經一蹋糊塗。

更小的時候，還能被父親抱在懷中熟睡的時候，臉靠在父親的肩上，鼻子

都吸著舊西裝的霉味、樟腦味與菸味。喪禮那時，父親的朋友們圍起來燒了不少紙錢，「最後一程，一路保重。」他一直記得這句話，不知道是從哪個親戚那裏聽來的。這句話裡的情感讓他長大以後時不時會再想起，是因為裡頭有太多連無論如何都無法釐清的，不知是否應該原諒、寬容，或是再多一些些憤慨的故作姿態——可以說是那一輩人，還在過度尊重「死亡」這件事時，會相信的塵土歸塵土，該做足的還是要做足。但他記得，當時聽到這句話時，忍不住在亞麻孝服下，偷偷落下了淚。他控制得很緊密，讓聲音不至於冒出，但嘴角無論如何眼淚還是落下了。

爸爸死了，媽媽睡了，這個家裡所有的東西都沒了。

香菸點著了，才發現自己的手指在顫抖。

不像是香菸燒焦後的慣常氣味，一種奇特的布料焦味在他的鼻尖內冒出來，他已不確定這是他記憶的結果，或是身旁真的有什麼。桌上的陶瓷菸灰缸都是菸蒂，和他父親當年的書桌上的菸灰缸，大概只有這點相同。他揉了揉眼，客廳的燈罩太高，亮度不夠，要仔細用來讀信有點吃力。或許該購置一座檯燈——檯燈放在客廳的茶几上又顯得突兀。還是弄一組書桌來？他的房裡似乎沒有相應的位置可以擺設。而且放了書桌只是為了讀信，實在是太過大費周章。

和父親不同，他的學業停在高中。

警察至今找不到謀害他們家的兇手。

他只是去一趟大學先修班，回來以後，一切都變了。

接下來的生活，過去賴以為生的文字，對文字的需求變得薄弱。閱讀，從來就是高門檻與高成本的事情。像他這樣時刻得到場子裡走走晃晃的人，沒有那樣的心力。

父親的喪禮後，沒有人再敢和他們家——其實只剩他一人——扯上關係。

外面的風聲都在傳，這是政治性的血案。

他很快搬離了那裡，但長期保持在一種瀕臨危機時，仍然想要保持從容的感受，終究不是他這個年紀可以辦到的。這份從容在日益頻繁的搬家與破碎中，終於裂成一片片落在地上的碎玻璃；但他還是一直記得過去的時光，母親一個人帶他穿梭在城市裡的每一條巷弄，一邊替他指名他所見的所有物事，一邊擦去他嘴角的口水。他曾聽父親的朋友提過，母親來自一個好人家，前半生沒碰過半點油鹽。

典型的故事，典型的命運。

母親的後腦被打進了一個凹陷，此後躺在床上，再也沒有甦醒的一天。

就像趕著逃跑來不及扔掉的垃圾一樣，父親跟母親，用不同的方法，被迫把自己的皮囊徹底地遺棄在他的面前。

他見過的屍體不多，都是在他開始混了以後，偶爾會見到肚破腸流的，原本還是個人的人。他們的身體，因為肌肉不再受控，躺臥的肢體往往都有些奇怪的角度，彷彿手腳多出了幾個關節一樣，很奇怪，明明也沒有骨折，身體就

便得不再像是原本的形狀，而是傀儡。一組組的傀儡的肚子被不同規格的刀具剖開、穿刺、劈砍。人體就化為——也許是它們原本的模樣——袒露了操縱自己的絲線斷裂後的隱私。我不再受到任何事情的控制了——這是他每次見到屍體後，都會浮現在他腦子裡的想法。我不再受到控制了。屍體的目光在他們漸漸變得僵硬之前，就已經失去焦距，完全無法和他們對視，他們望向的方向空無一物。而身體的傷口會變得非常乾淨，血都留在了柏油路或其他材質上，血的顏色比他預想的稠黑許多。而伴隨而來的往往是在場其他「大人」們的香菸與腳步、氣味與對話。管區和大哥在他的面前討論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，頭一次見到這種時刻的他，心裡翻攪的確實是他父親信裡所說的「不是你可以理解……」的困惑。

他試著揣想童年時聽其他人轉述，最恐怖的皮囊。聽人說，曾經抱過一個屍體，剛抱起來，身體就散了。應該是剩下骨頭跟一些還沒消化殆盡的肌肉。但早就黏不住了。脂肪的黃與肌肉的紅白。全都是白骨外的附屬品，它們和白骨本身失去了聯繫。

人死後，大約就是這般光景。

父親這世珍愛的事情，要他試著回想，也僅僅是那些總在書案上翻讀的書籍，和幾支筆，幾支菸斗。都是些迂腐的父親形象。其實，父親熱愛交朋友，他早早認識在餐桌上認識到，遠遠超過自己年歲的歷史，那些熱情的呼喊與宣告。他知道，自己的故事並不特別，和許許多多他遇過的青年相同——畢竟，大家都有類似的經歷，才在那些糟糕透頂的時候，選擇了這一行——當然有少數的例外，他最近新帶的小弟的想法和他這一輩已經不同了，賺錢不是為了家，而是其他的享受。腰上的傳呼機如果響了，他感覺到要去工作時需要自我麻痺的痛苦掙扎，和新人的興奮完全不是同一個想法。

那瞬間他有了衰老的感覺，每個人都要經歷過的衰老。他卻還年輕就感覺到，朋友們總笑他多心。高中畢業了不起，都想些我們不懂的事情。但真的是這樣嗎？他一樣與他們一起騎著車，聽相同的歌，看一樣的電視節目，關心一樣的事件。可是為何自己的感覺總在一股邊緣裡，提前感覺到衰老，介於好與不好的際遇之間，他們往往有著過於暴戾的父親，委曲求全卻越來越糟的母親，有些人甚至有爭氣的弟妹，或截然相反的匪類兄姊。他沒有一個暴戾的父親讓他變得有點異類。

這代表了無論家庭的好或壞，大家的結果都是一樣。

他想，這就是目前他已知的全部了。關於自己的生活，想法與思維，感覺到的情緒與感知，要他在短時間內思考更多，已經近乎不可能。他不是以文字思考的人，即使他隱隱約約覺得自己似乎有這方面的天賦。但白日的陽光已經強得刺眼，在他思考前就曬黑了他身上坦露的肌膚。在這裡，思考是「大人」的事。像他們這樣的少年仔，不擅長也不必要，甚至不是他們應該擁有的「行為」。如果遇到格格不入的情況，就視而不見。只要維持屬於這個業界的秩序，持續行動，回報就會一點一點地用現金的方式回饋到他們身上。他知道，當兵

兩年以後，他會在一個人那裡繼續工作，那個人替他許諾了，在父親的遺產因為母親的醫藥費花完之後，他如果好好工作，那就可以得到繼續照顧母親的資金。他最先從小鋼珠學起，前幾代的機版從日本進口，後來台灣自己也有工廠破解了 I C 版的製作方法。電動玩具是便宜人的便宜玩具，小鋼珠才能讓更有消費力的人來尋找各自的春天。但這樣的想法很快被替代了過去，他去服務的某一間店的前一個老闆，就是沒看清楚局勢垮的——只放一種機台怎麼行，顧客是很挑嘴的，而他們不會願意只吃同一道菜。他很快被迫學習修理小鋼珠之外的電動機版，連大規格的划船賽機、賽馬機他都得會。換上許諾他工作的那個老闆——大家都叫他品哥——的時候，他整天拿著一個工具箱在場子裡面到處跑。便宜的機台就只有廉價的品質，但每一個人的臉都在他們的專注之中，沒有人會意識到這個場子裡就算同時有一百人入場，同時也有十幾個人玩不到正在維修的機台。說不定還覺得這裡，機器的良率比其他場子更高，獎品更多，服務員的態度更好。

如果起了衝突，就交給圍事來處理。圍事精明的很，真的要動手了，通常也是靠他們這些少年仔來辦。反正十幾歲，最多二十，沒有錢也沒有地位，剩下的只有身體，與爛命一條。

——滿地菸屁股踩下去的觸感真的很糟。

——削尖的扁鑽桶入人體的感覺真的很糟。

看到這裡，他想，父親寫得真得很正確。當年的他真的就是這麼想的。手心上的血汗，用不了多久就會黏得超乎預期。而血原本的溫度降下來了之後，附著在手上的感覺，卻有種比冰更冷的錯覺。

父親寫到這裡——他想——如果是預測，父親為什麼能在預測到三十七歲的他？或是他的生活？

——他抬起頭，鐵窗外還是雨夜，這裡仍是孤島。

他感覺有什麼東西，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下陷了。像是將盡的沙漏中心。

很快，就會被顛倒過來，重新計時。